

大约10年前,与母亲在北戴河度假,认识了一位来自新疆的朋友,仍记得在那两棵丰硕的核桃树下,那些个夏夜或者炎热尚未褪尽的傍晚,我们坐在树下聊天,核桃树巨大的叶子盖下来,在谈话人的脸上投下暗影。已不记得都聊了些什么了,好像有一次,母亲说到了泰戈尔,那位维吾尔族朋友惊叫了起来,他说他“喜欢极了”这位诗人的诗。10年前的那个说起遥远国度的诗歌的夏夜,好像并不远吧,可是,母亲已不在了。

那个夏天时隔一个月后,秋天,我们一行作家到新疆去,从甘肃敦煌出发坐车西行,一路戈壁沙漠地走过,在乌鲁木齐,我又见到了那位热爱泰戈尔的新疆朋友,他带我们去吃烤包子,从喀纳斯回来后,他又一路送我们到机场,几乎将他认为那个季节最好的瓜果都给我带上了。在新疆12天时间,北疆一天一个地方地跑,回到家,脸上的晒红还没褪去,就又收到了友人寄来的一个邮包,是什么?打开来,原来是一个由纸盒子装的许多音乐碟。打电话去感谢,对方在电话里讲,这次,你们去的是北疆,没有到南疆,而我们维吾尔族的文化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在南疆,所以,你们并没有了解到我们全面的文化,只是了解了我们的风景。寄去的这些音乐,是我们的十二木卡姆,有助于你了解我们文化的新疆。他还补充说,以后欢迎来南疆,你先听了这个音乐,你就会爱上新疆的。我在电话线的这一端听着他的诉说,我知道,我早已爱上了新疆。新疆有这样的友人爱着他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我爱它万千种理由的最主要的一种。

从新疆回来的一个多月后,母亲就生病住院了,在两年的治疗过程中,有时,我会拿出这些音乐,与母亲一起听,有时候,从医院回家取东西的间歇,我会把手头上的一个碟片放到家里的音响中,一边给母亲准备要带的饭,一边听;后来,又收到了友人寄来的麦西来甫光碟,记得一次,从医院接母亲回家,在家里的电视上放给她看,母亲那么喜欢,那种生机勃勃、充满欢笑의歌舞,我们看着,看着,那次,母亲笑出了声。

我当然把我们的喜欢告诉了我们的朋友,他听了高兴极了,他在电话里说,要是全听下来,我们的十二木卡姆,要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呢。但是他哪里知道当时的一天一夜对于我的宝贵,那是日日夜夜在病床前的时间,现在想来,就是真有一天一夜的时间,那时的我也不会有静下心来听它全本的心境啊。后来,他知道了母亲的病后,竟从新疆专程跑来,在母亲的病床前,他握着母亲的手说,我母亲的岁数没有您大,您快好起来,我还想着在新疆接待您,安排两个妈妈见面。还要放您喜欢的音乐给您听。临走时,他还用小米给母亲做了一个枕头,说天热了,总躺在床上会出汗,小米可以吸汗。可不是,那一年,距上一年说着诗歌的夏夜,也只是不足一年的时间。维吾尔人对于友谊的看重,只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已感受很深。想想看,他只在一个海边度假时认识了我们,我们也只在核桃树下谈诗,他陪我和母亲去看过一次海上的月出,我们几个人在沙滩上一边散步一边说着什么我都记不清了。但是一听说我母亲病了,他竟从遥远的地方跑过来,我曾侧面问他,你们都是这样待别人的吗?他没有回答我,只是说,你的妈妈是一个好人,我们都爱她。

母亲已走了7年了,但是每一年的清明节,我都会收到他的短信,读到他用汉语写下的对我母亲的思念,我好像又看到了那个去海边看月亮的夜晚,风有些凉了,我和另一位朋友走在海边,而他一直陪在母亲身边,远远的,我看见他和我母亲低声说话,远远的,我看见母亲的头发被风吹起来的样子,但是走在他身边的母亲,轻轻地笑着,显得是那么地开心。

后来,我收到一位西安朋友寄来的包裹,打开来,是十二木卡姆。这位朋友在新疆生活了近20年,知道我喜欢新疆,他还寄来不少关于新疆的书,有些是影印的,因

■土地与生长

喀什

□何向阳

为图书馆也只有一本了。他说,上次寄给你的木卡姆听了没有?要整个听下来,得一天一夜。是啊,这是我收到的第二套十二木卡姆,他和他说的是是一样的,一天一夜!我多少次打开它们,但终究还是没有去听个完整,我知道,只要一听,我会想起一切,想起在我心里珍藏着的过往,但是不听,难道我会遗忘吗?那些过往,那些友情。不!我会难过,难过那个曾与我共度40年的母亲,我已经无法与她一起再共看海上明月了,我又如何对待我们俩人都曾迷醉的音乐呢?我的心情和爱,都藏在那一旦响起便会深陷其中的声音里,我又如何一个人去听,去面对它们呢?一天一夜,我不是没有,只是我不敢打开那记忆之间,所以宁肯它静静地躺在岁月里吗?如同,我如果深爱一个人,一件事,往往是静静地避开,静静地爱着,如果真的抓住,可能我会被那上升的火焰摧毁。所以,十二木卡姆,我从未完整地听过,它之于我,只是散在于我生命的各个历程,而且常常是最重要的时刻。

一天,曾和我一起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一位朋友,从新疆给我寄来了他写的一本《木卡姆》,上面的图片与文字一样让人过目难忘。我重又翻出我的新疆友人的书,他的一本用维吾尔语写成的关于木卡姆的传承与发掘的书,他告诉我他写的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怎么样,而是为了木卡姆,有一个人不惜一切地把它保存了下来。我写的是这个人,他强调着说。但是那些上升的舞蹈一般的文字,我一个也不认识,在他的书面前,我是一个文盲。我曾经多么地想去认识它们,学习它们,但是,我不如他,他已能文学地翻译汉文作品,而且出版,我呢,连看它们都是困难,又如何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呢。我曾向他表述过我的难过,他却哈哈大笑了,我会再寄一些书给你,你看得明白的书。我的书架上,多了西域乐器的书,就因为我说我对西域古乐感兴趣;而上海一位师兄也寄来了有关新疆的书,我那个时候,正在研究喀什的民歌,一本《喀什民歌选》,就这样来到了我手里。

到乌鲁木齐开会,新疆朋友听说了,高兴地开车带我去买唱片,他的车上正放着一个音乐碟,好听极了,我说,我听过这个碟,但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他说,我来翻译一下:地狱的火有一万倍热,我的爱比地狱的火还要热一千万倍。后来,我在一本《十二木卡姆歌词选》中读到了这一节,书中的译文是——人说炼狱之火厉害,哪儿比得上爱火的力量,对你的思念,像座大山时时压在我心上。我觉得可能就是那段我听过的音乐了,但从译文来看,比我的朋友还差点力道。

喀什,就在这样的思念中,渐渐近了。所以听到朋友们说要去喀什,我毫不犹豫地放下手头上的事,直奔它去。在老街,走在后面的我,不知不觉地就来到了一个乐器铺子里,三个做乐器的人,一个在低着头做着,一个在调音,一个干脆取了墙上已做好的热瓦甫弹了起来,我站在门口听,弹琴的中年人竟唱了起来,他绝对不是一个专业歌手,但是他唱得是那样深情款款,让人心动。后来我的两位同行也来了,他们听着,听着,也不愿意走了,我们就

这样站在门口,听着一个做乐器的师傅即兴唱着歌。我听见生命的一些什么又回到了身旁,心里有一种感激。对面这人,他只是随便地唱他的心情,但是他的歌之于我们,却是一种肃穆的唤醒。仍然是听不懂的,却好像一种难得的重逢。

我宁愿它是:
没有你,我要这生命做什么?/没有你,要那天堂和天仙干什么?//苦恋于你我流了那么多的泪水,/又要那淅沥不断的春雨干什么?//入暮当作你撩起垂散于面的柔发,/我还要那皎洁的月光干什么?//你眼若天仙,面似玫瑰,身材如榆柏,/有你在的地方,还要那些花园干什么?//倘若你想去江畔漫步游览,/就看我的泪眼吧,要那江上清波干什么?//请在你门槛边,赐我一席栖身处,/阿塔依还要那亭榭楼阁干什么?

从库木代尔瓦扎作坊出来,我们从喀什出发到莎车去,4个小时戈壁路。想一想,我们几乎是沿叶尔羌河走,而目的地又是木卡姆的故乡,便安心下来。在庄子里的农家,我们再次与木卡姆相遇,一个简朴的院子,一面褪色的白墙,树叶的影子投在上面,来的人都是中老年人了,但是乐器在手,不一样的场景便铺开了,我的干旱的心也立刻像浇了水,变得湿润起来。仍然是听不懂一个字、一句话、一行完整的歌词,但是我知道那些由弹拨尔、热瓦甫、都塔尔、沙塔尔等发出的音色,和琴弦代人表达的爱意和忧伤。我知道唱歌的人,他心中的最深最深的由于爱情而来的悲凉与苦闷,我以为,只要是深深爱着的人,他的心中真的是一半喜欢,一半忧愁的,甚至,忧愁与悲凉多于喜欢,为什么,不知道,爱到了深处,其实是对于凄楚的最为广阔的体验,这是与我曾经以为爱情的快乐多于感伤的完全不一样的感知。所以,听着听着,你会为那从深心里发出的呐喊,感到震颤,那份悲情又在极热烈的氛围中消融了,或者冰凝了,你看不见,但是你却触得到,因为你也在爱着。深切地不悔地,爱着。所以,我听到的,大约是:

倘若片刻见不到你,我要这个世界有何用?/倘若心里不把你思念,我要这生命有何用?//你散开你如细草般的秀发,纷披飘逸,/我成了流浪的乞丐,要居所有何用?//为一沾你櫻唇间的蜜水我若一命归天,/赫孜尔那永生的圣水对我又有何用?//为了见到你,我把废墟当成了家园,/如今天堂里的花园绿洲对我又有何用?//我用泪水洒地,用睫毛清扫你走的路面,/你若去古丽巴合游玩,我待在这古润有何用?//思念的隐痛使我的心成为盛满血泪的酒盏,/萨克,你若不斟酒我不饮这血泪又怎么办?//求求你,别把麦赫尊从你的门前赶走,/我是你的守门犬,别的门槛对我有何用?

我真的不知道阿塔依是谁,麦赫尊是谁,哪朝哪代,我只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在爱中倍受煎熬的人,他们是真的爱着另一个人的人。我尊重他们,他们的爱。正如我对新疆的爱,这种爱联系着母亲,接通着生命。虽然大多数时间,我和你,语言不通,表达不畅,但爱是真的,如歌里唱的:

大麦呀,小麦呀,/轻风可把它们与麦草分开来,/兄弟姐妹手足情深,/只有死亡才能将他们分开。

而有种爱,就是死亡也不能将我们分开。像那个漫步海堤看月亮的夜晚,在记忆中,它不一直从遥远的时光中不断地回来?

喀什机场,我望着飞机外的天空,拨响了我在乌鲁木齐的朋友的电话,告诉他这一次无法去看他了,因为只在乌鲁木齐转机不出机场。那么你在哪儿?电话那一头问。

我说:“喀什。”
“啊,真的吗?”他的口气中又是高兴又是遗憾。
是啊,是真的。我回答说还要再来的。就是为了木卡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提起行李,飞奔而去。

我读陈奕纯散文所得印象,与读许多散文家之散文的印象迥然不同——如赏画。
奕纯的散文具有极明显的唯美风格。

我想,这与他是位画家肯定存在直接的、密切的关系。奕纯擅长工笔花卉画,故他的散文具有白描之美;他又不仅仅擅于工笔花卉画,在气象万千的山水画方面也体现出才情,故他的散文还具有写意之美。两种美融合于他的散文中,使其散文的唯美风格各美其美,美美交织,美美与共。

奕纯的散文中写到多种花——荷花、芍药、梅、兰、牡丹、泡桐花、油菜花、莲花、玉兰、杜鹃等等。这自然是他的绘画情愫的文字反应。

一位擅长花卉白描的画家,其对花之美的欣赏肯定敏感于常人。

“我平生画花无数,且收获天地之间它们的一些香气、一些美,我想谈谈有关莲花的美的话题”——这是他的散文《时间的同一个源头》的开篇语。

文中写道:“绘画之前,我首先把自己想象成一朵充满灵性的莲花,半开半闭,半梦半醒,就像等待爱情一样发呆,就像在等你。这细节,发展下去应该是这样的:画她的美丽轮廓,画她多愁善感的样子,画她小心翼翼的呼吸,画她的唇,画她的眉眼,究竟是五六片还是七八片?笑成了一条直线还是笑成了一道波浪?是的,就是这种小感觉,不一定非要别人看清楚,或者干脆让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只要你自己看清楚她才行,才好继续你的下一笔。我想这下一笔,不再是画她的骨架,而是画她白里透红的皮肤、夏天颜色的变化、变化时的自然法度,半个春天过去了,一整个夏天过去了,然后是秋天、冬天,一个人啊,每天每夜工笔,一点点在宣纸上还原她圣洁的美、高远的美,这美,千年一瞥,惊心动魄。”

我也是喜爱花的,也每每看看花们的美态欣赏得移不动脚步;但老实说,却从未有“惊心动魄”的感觉。

正是这种有与未有,决定了奕纯是画花的高手。

他的这一篇散文,使我不禁联想到苏轼的《似花还似非花》。苏轼的这首《水龙吟》词,是将杨花拟人化了的。没有发乎真情的感觉,便没有拟人的油然冲动。而没有这种创作冲动,奕纯不会画好他所钟情的花们,苏轼们也写不出流传千古的咏花诗词。尽管杨花“似花还似非花”,但在饱含了情愫的笔下,不论一首诗词一幅画,便都含情脉脉了。奕纯画花时,想象自己是花了。苏轼作《水龙吟》时,自己应该也几乎就化成了“点点是离人泪”的杨花。

我一向认为,画家们笔下的花,比摄影家笔下的花的摄影作品,比诗人笔下的咏花的诗词,甚至比真花更美——那一种个人想象、感觉与真实相结合、相统一,源自于真实又高于真实的美,体现着艺术美的真谛。

因为奕纯是擅以工笔之法画花的画家,这使他对于色彩具有超越一般散文家的敏感,也使他具有非同一般的观察力。

比如在《被遗忘的芍药》一篇中,他写道:
那个早晨,我看见小角落里的泥土堆里,冒出了一片红红的尖尖的小脑袋,远看如同竹笋形状,但没有薄薄的笋衣,秸秆也比较嫩。不几天,那些小脑袋开始长高了,变长了,秸秆上生出了密匝匝的芽头,令人奇怪的是,那些小芽头们也是红色的,或褐红,或鲜红,或绯红,或水红,争先恐后,抢着朝上长。大约十来天的光景吧,红红的芽头们渐渐地向绿色过渡了,是那种墨绿色,然后是油绿、碧绿、嫩绿,然后是鹅黄绿、蛋黄绿,直到芽头越长越高……

花开了,一团红,宛如雾,一瓣一瓣地打开,一缕一缕地吐着香气——女人的香气,水灵,透明,不浓不淡,似曾相识,让你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欢。

又比如他的《桐花中原走》,这样描写泡桐花:“走近一朵泡桐花,细细地看,发现它竟然像极了一张笑脸,一根大象鼻子形状的花蕊超级可爱,一张六角拉开的哈哈大笑着的小圆脸,且脸很红很红,恨不得把太阳里所有的红都吸了去,再一刹那之间大笑不止,笑得那样地野性十足,没心没肺,连自己脸上的五官都笑没有了。”

如此细心的观察,难得。
爱花惜花之人,倘还是画花高手,那么几乎不可能不是多愁善感的——不可能不是含情脉脉式的多愁善感。

他的《无声》《丽江不哭》《我吻天使的羽毛》《时间的同一个源头》,皆是含情脉脉之作。

而他的《山之吟》,则体现了我前面所说的写意之美、泼墨之美、大象之美。

而他的《乳名》《看着你一天天苍老》《大地的皱纹》《冬》,则将含情脉脉的笔触转向了写父亲、写母亲:

母亲啊,我们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上的,你却微笑着迎接我们;如果你有一天笑着走了,我们将会一直哭着的。”

“途中,我听见他们大谈气势雄伟的长江三峡大坝和大美的三峡风光,我却始终和悲伤纠缠在一起,想起爸爸当年死亡后的许多悲伤,想想十一二月的山野之上,思念爸爸的这时刻,没有多少人会知道悲伤的真相的……

以上文字,并不是多么的可圈可点。我所读过的亲情散文,尤其是怀念父母的亲情散文中,类似的句子皆有之——朴实无华,接近着自说自话。若将以上文字与奕纯那些写花、写景、写高山大河的散文对比着看,便更加显出以上文字的朴实无华了。

然而也正是那朴实无华,证明了奕纯倾注于散文中的真感情。

且看他写于2008年的《山之吟》:

亿万年前,我在沧海中崛起,成为大地的脊梁。
我在风中傲然耸立,承受碰撞挤压、电击雷劈。我是喜马拉雅,我是昆仑;我是长白,我是峨眉;我是秦岭,我是五岳。珠穆朗玛峰是我高扬的旗帜。横贯中亚的天山是我伸展的肢体,层层覆盖的皑皑白雪是我的年轻,冰川融化的雪水是我生命的血浆,倒悬的冰柱是我亿万毛孔中迸出的晶莹泪滴,是我汨汨流动生命的每一声搏动,每一次喘息……

此种豪迈,到了两年后写《冬》时,一转而化为解不开的沧然:“我听见他们大谈气势雄伟的长江三峡大坝和大美的三峡风光,我却始终和悲伤纠缠在一起……”

深的悲伤,往往便无语。即使能说出来,那也断不会是修饰之后的话语,而一定是朴实无华的。

朴实无华的文字的动人之处乃在于——除了那么说,还能怎么说?

奕纯的散文,总有令人眼睛一亮的句子。
如《乳名》的开篇:“多少年了,儿行千里。”简洁而凝重。
《大地的皱纹》的开篇:“小路是大地的皱纹,小路有多么细密,大地就会有多么苍凉。”不动声色而又沉郁。
《冬》的开篇:“银灰色的雾气之下,冬,是以一个疲倦者的身份撞过来的。”

《我吻天使的羽毛》的开篇:“是一排排碎草般的天空呢!”
《着了火的霞光,着了火的山》的开篇:“好一片着了火的霞光,好一片着了火的山!”

奕纯对于自己散文的开篇,不消说是讲究的。他又是喜欢并擅于比喻的,如他比喻夜晚降临的突至,“如同潜伏的刺客”;而比喻月光下的冬瓜秧,是“月亮的一根根白胡子”。

奕纯的比喻,每每还体现出童心来。

我觉得——唯美、多愁善感、含情脉脉、童心不泯,这四种元素,是奕纯散文的主要特征。而此四种元素,基本上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元素。

故我认为,奕纯的散文,是一种文人画气质的散文。祝奕纯将他的散文之苑浇灌得更加有声有色。

■艺文空间

美在斯

□梁晓声



《阳光灿烂,春暖花开》(国画) 陈奕纯 作

青花瓷(外二首)

□顾子欣

在中国,连穷人也得有几件瓷器,世界把中国叫China
若没有瓷器,一个家能像家?
你至少也有个茶杯和饭碗

我爱瓷器,无论它诞生于
官窑或民窑的火焰,也无论
豆红,翠绿,胭脂水,蟹壳青
或花开雀舞,或天降云霓

但不知为什么我最爱青花瓷
看青花绽放在杯沿或罐上
看瓶上正挂着青青的果子

只蓝天与江水有这样的青色
看盆里青色的鱼藻在荡漾
我端起碗里的一池青波

京 戏

被叫作opera,却加进念做打
一举手一投足都千锤百炼
或青衣上场,如袅袅轻烟
或白袍战花脸,如千军万马

老掉牙的故事早烂熟于心
只为来看角儿,听一段唱
苏三出监门,来至在大街上
诸葛亮在城楼唱罢又抚琴

看不见楼梯,却见他上了楼
舞台上哪有船,却行舟在雨中
而细两两根弦总粘在你心口

进剧场观声色繁华当然好
但孤灯的清唱也让人情动
或一声倒班从花园的一角

宋元山水

我在范宽的山水里迷了路
我怎能缘溪行,走出这山岭?
我望而止步了,在一片雪林
想问路,却不见负薪的樵夫

忽然间,有一只锦鸡飞来
芙蓉也开了,在宋徽宗笔下
紧接着,马远来将我迎迓
抹残山剩水,寄淡泊情怀

黄公望啊,将我携至富春山
但山川浩渺中何处有村居?
我更喜驻留在倪雲林茅亭边

看几枝风竹,观远处山丘
一抬头,犹能见古人墨迹
和朱红印章,如小小的窗口

把祁连山当作上牙床
把黑山当作下牙床
必须在这里,布置一只
咽喉

敌楼、角楼、城楼
楼内有门,门内有楼
粗犷的长城其实是个细心汉子
把自己的尾巴,雕得这么锦绣

嘉峪关

□黄亚洲

能做尾巴的,都是
最强健的肌肉
只有尾巴做好了,东边的山海关
才能在渤海扬起龙头

这个道理洪武帝很明白,所以
他必须在这里,不自己的不眠之夜收口
他的和平崛起,采用刀、剑、铁蹄
只采用泥土、瓦片、砖头

清风摇树鸣,
晚霞映海红。
四周皆诗意,
满目尽画影。
鸳鸯戏水忙,
恋人泛舟勤。
心醉梦正酣,
生怕日西沉。

湖海晚韵

□王荣茂

老树返青

鹤踏新枝歌绿色,
老树开花笑黄额。
难忍一梦归长夜,
最喜春雨落眼前。
根系不死干不倒,
返青还赖意志坚。
向来风水轮流转,
梅开二度人更恋。